

青少年最美的心灵成长读物

悦读
READ文库



YILU FENFANG

一路芬芳

独家
典藏
也你作文加分

陈振林

著

金牌语文老师为你奉献的文字盛宴

他们既是语文老师，又是美文作家，他们的文章屡被选作考题材料。

篇篇精品，字字珠玑，为阅读导航，为考试加分，为心灵的成长输送养料。

青少年学生成长中最美的课外阅读读物。当红美文作家巅峰对决，让你站上阅读的巅峰。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悦读
文库

一路芬芳

YILU FENFANG

陈振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路芬芳 / 陈振林著. -- 南昌 : 江西
教育出版社, 2015. 7
(悦读文库)
ISBN 978-7-5392-8211-4

I. ①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5207号

悦读文库
一路芬芳
YILU FENFANG
陈振林/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字数165千字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

ISBN 978-7-5392-8211-4

定价: 23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来稿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5-409

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·

目 录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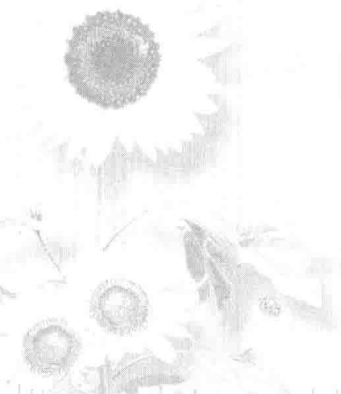
轻感动：美丽的凝望

- 父母在，不关机/2
- 母亲的锻炼/3
- 旧衣裤/4
- 最安稳的地方/6
- 姆妈/7
- 美丽的凝望/10
- 一路的爱/12
- 一串号码，也有爱的方向/14
- 请母亲上餐馆/15
- 指甲上的爱/18
- 每天六点半/19
- 人间七月半/20
- 我的丰盛餐桌/23

第二辑

小情节：身边的天使

- 身边的天使/26
- 你自己交电费/27
- 没有心机的爱情/29
- 失手的扒王/30
- 布鞋/32
- 最美的广告/34
- 拿回一把伞/37
- 心底，一轮满月升起/38
- 将过去穿成故事/39
- 冬天河水不冷/41
- 想办法做点美丽的事/43
- 半碗面条的施舍也高贵/44
- 一捧新鲜/45



成熟的美丽/47

寻找失主/49

董憨巴/52

半双鞋/55

第三辑

微故事：最美的礼物

父亲的爱里有片海/58

刘家少爷/61

大钥匙/65

1978年的一只母鸡/67

1979年的一碗米饭/69

1982年的一根冰棒/71

1985年的一场约会/74

1986年的一封信/77

1988年的一元钱/79

1991年的一只狗/82

书法家刘正/85

花小朵/88

木槿/90

男孩清水/94

买一份祝福/96

捡到一元钱/98

墨宝/100

不要看我/103

爱上喝酒/105

寻找U盘/107

大项目/109

最美的礼物/112

知道疼痛的鱼/114

胜利/117

天使/119

你是我的眼/122

第四辑

弱言语：过日子的幸福

自己的光明就在眼前/126

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/127

我们信任你/130

一方池塘一方梦/132

古朴赖桥休闲行/134

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快感/140

真实人生如骑车/141

母爱如焰/142

明天去染发/143

将一篇文章读懂/144

拥有一座城市/145

做好自己/147

孩子的精神世界/148
穿着中见精神/149
吃最近的那碗菜/150
你我皆佛/151
小刺猬，你好/152
过日子的幸福/153
不登顶，也英雄/155
老师不老/156
女儿就要高考/157
老婆爱看书/158
美，不只是属于自己/160
打开窗子/161
爬山虎/162
将鞋擦擦/164
高贵/165
道德/166
伤害/167
小偷/168
美丽罂粟花/169
最美风景在路上/170
烈酒或者白开水/171
生活，也只是生活/173
一路芬芳/174
在心间植一株清莲/176
恋爱，从五十岁开始/177

感激拒绝/180
十张贺年卡/181
美女寂寞/182
借你的肩头靠一靠/184
人生无处不等待/185
偶尔挂念的人/186
我的时间从哪儿来/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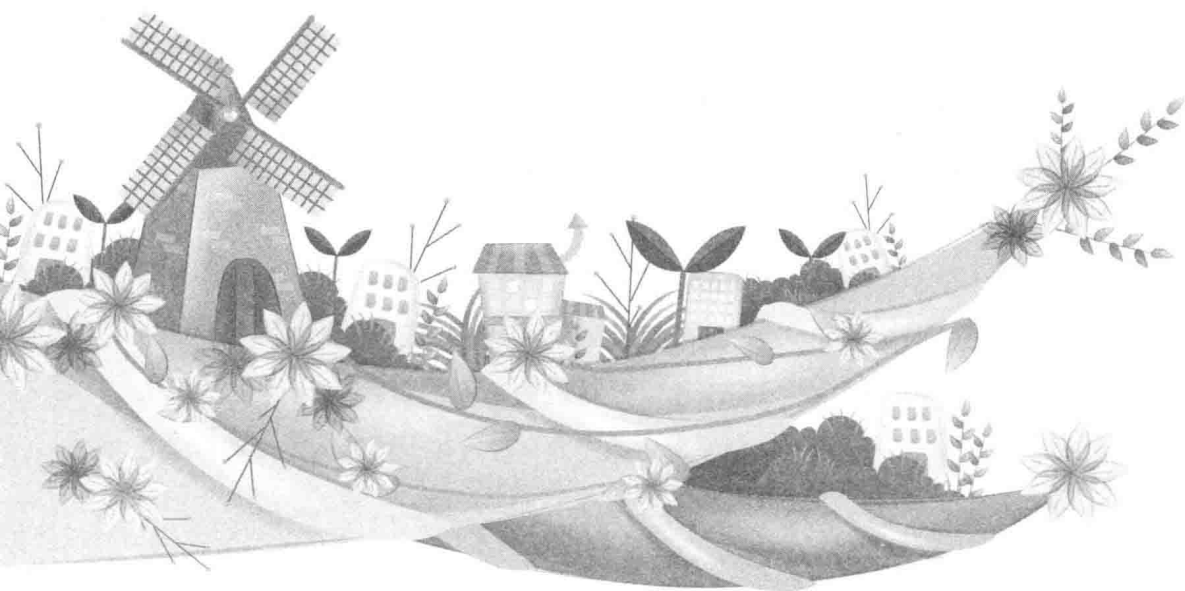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： 振林小语

振林小语/192
启示/198



第一辑

轻感动：美丽的凝望



父母在，不关机

学校组织我们教师出门旅行，我和同事老刘晚上被分在一间房住宿。旅途太疲惫，一心想着好好休息，我一进房间就关掉了手机。老刘问我：“为什么要关掉手机呢？”

“担心有人打扰我们，手机关掉，可以好好地睡一觉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可不这么想。关了手机，我睡不着。”老刘深有意味地说。我满脸疑惑，老刘又说：“你看，我已是五十出头，家中的老人都是七十多岁了，一旦他们生了什么急病，或是哪儿磕碰了一下，我也好早点知道啊。”

“那你能连夜飞回去吗？”我反问。

“当然不能。”老刘说，“如果在我们城里，我倒可以迅速赶到老人的住处。如果太远了，我不能去，但老人拨通了我的电话，或者照顾他们的阿姨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老人就能听到我的声音，这也是一种安慰啊。”

我不出声了，默默地开了手机。我家中的父母，也六十多岁了，他们的身体其实也不大好。父母的年龄大了，就是一个老小孩，遇到点意外，即便儿女当时到不了身边，能听到儿女的声音确实也是一种安慰。

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我们做子女的说：“父母在，不关机。”关机了，其实是关掉了属于儿女的一份责任，关掉了连接着自己心灵的那根亲情之线。





母亲的锻炼

我在城里上班，每天上班时就会看到成群的老爷爷老奶奶在一块儿锻炼身体，有的舞剑，有的跳着老年舞。那怡然自得的神情，甭提有多快乐、多幸福。看着他们，我就常想，我仍然生活在乡下的母亲要是能来到我这里，每天舞舞剑跳跳舞，那也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啊。

拿定主意后，我就回了老家，说要请母亲到我家里住上些天，锻炼身体。听我一说，乡下的弟弟也答应了。母亲也没有推辞，到自己的儿子那儿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到我家的第二天，我就找到了那些舞剑跳舞的老奶奶，向她们介绍了我母亲，她们也同意母亲加入她们的队伍。母亲也立即向她们学起了跳舞，尽管有些笨拙，但我觉得能让母亲锻炼锻炼，也算尽了一个儿子的孝心。

可是只过了两天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我要回乡下去。”

我就不解了：“您知道不，这叫锻炼，锻炼身体，能长寿。”

“这样舞着剑，跳着舞，就是锻炼身体了？我要回乡下去，我也能锻炼身体。”母亲和我争论。

我以为是母亲和老伙伴们闹了意见，问了问，真不是这样。但做儿子的总拗不过母亲，第二天上午，我就将母亲送回了乡下老家。临回城，我还对母亲说：“您得加强锻炼，让身体更健康。”母亲连连点头。

过了几天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，仍在追问她锻炼身体的事。母亲倒乐了，大声说：“儿子啊，你知道，你妈我天天锻炼着哩。你看啊，我每天早早地起床喂猪喂鸡，得提着猪食鸡食走上里把路。然后下地去菜园，侍弄那些菜，身子骨得动上两小时。你家侄子小然起床后上小学，我送去，又得走上几里路。再择菜，做饭，又忙上一阵子。有时，也上街赶集，那就是大锻炼了，我不骑车、坐车，都是走去走回的。还有，这几年我都帮着你弟种地，三亩多的棉花地的农活，全是我一个老婆子承包了呢……”

我听着电话，泪水就流了下来。

我这才知道，我坚持着让母亲到城里来锻炼，那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啊。

乡下的母亲，有着她自己的生活。她总是用她瘦小的肩膀，承担着生活中风霜雪雨的锻炼。

旧衣裤

我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一座小城工作，父母亲照样在乡下的农村，侍弄着几亩地。小城离乡下老家并不远，七八十里路，不用转车，一个小时左右就能跑上一趟。有时，父亲将家中的大米给我们小家送来，我们有空的时候也回到乡下去看看一天比一天老去的父母。

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能单独坐车来我们家也是个难事了。有时候，我们也是很忙，两三个月难回家一次。一天，父亲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林子，你有不穿了的旧衣裤吧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“那你能将这些



旧衣裤给带回老家吗？也许我还能穿哩。人老了，用不着讲究的。”

父亲又说。我知道我家中是有一些不穿了旧衣裤的，前几天妻子还对着我直埋怨：“你这些不穿了衣物怎么办才好啊？上次捐给灾区了一些，现在又有了这一些，丢了又怪可惜的，送给别人那更是不行了。”

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还诧异自己怎么有了这么多旧衣裤。这下好了，我再回家时就将那些旧衣裤带回去。过了几天就是春节，我将一大包旧衣裤给带回了老家。

春节之后上班又是一阵子忙碌，杂七杂八的事牵扯着，我又有三个多月没回乡下了。这回是母亲打来了电话：“这阵子很忙吧……你爸就问你，家中还有你的旧衣裤没有？”我一惊，上次我不是拿了一大包回去了吗？难道父亲是将那些旧衣裤送人了？母亲又说：“林子啊，你有的话就送回来吧，你爸太爱穿你的旧衣裤了……”家中其实还有一包我的旧衣裤。第二天是双休日，女儿想着要见爷爷奶奶，我就让她替我带了回去。

第二天女儿回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就问她看见爷爷穿爸爸的衣服没有。女儿连连摇头。妻子在一旁叫开了：“你怎么这么不会想啊，她爷爷的身材比你高大那么多，怎么可能穿得了你这个身材的衣裤啊？”我一想也是，我的个子比父亲要小得多，他是穿不了我的衣裤的。

“那为什么非得让我将旧衣裤给送回去呢？”我问。女儿捏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是奶奶偷偷告诉我说，爷爷和奶奶一看见你的旧衣裤啊，就像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老爸你一样啊。”

我鼻子一酸。我知道我明天该回乡下看我的父母了……



最安稳的地方

那些天，他刚刚有些起色的生意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。

他心急如焚，眼看着自己打拼的事业像一艘漩涡中的小船一样慢慢下沉。他向最要好的老同学求助，老同学立即放下了手中的事，请他一块儿到茶座去喝喝茶，让他静一静。可是，茶喝了，他似乎更焦躁了。妻子陪伴着他，时不时地劝上几句：“别那么操心了，困境总会过去的，好好地睡个安稳觉吧。”这当然是妻子在哄他，是希望他不那么焦虑。

他接连几天都睡不好觉，他吃安眠药，可安眠药像过期了一般，没有一丝效果。

他有时觉得，就是有人在对他捣鬼，让他的生意不顺畅。

他一个人开着车，回到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。父亲刚从地里犁完地回来，母亲在菜地里正忙活着。见他回来，父亲母亲一脸的喜悦。母亲开始忙着生火做饭，父亲在一旁帮忙，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

一会儿，饭菜就熟了。等到母亲叫他坐到餐桌边时，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睡熟了，发出轻微而均匀的鼾声。

父亲母亲没有叫醒他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的儿子太累了。母亲轻轻地给他盖上了件衣服。

等到他醒来时，已是深夜。父亲坐在一旁的小凳上，默默地抽着烟。母亲还在灶边忙碌着。屋外，电闪雷鸣，已下起了大雨。



他没想到，自己一觉可以睡这么长的时间。他也没想到，电闪雷鸣居然可以不吵醒他。

十多年后，他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军人物。这些年，每当生意出现危机时，他总会驱车回到老家，很多烦恼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因为，他知道，父母的身边，是最安稳的地方。

姆 妈

我写过不少所谓的文章，但从不敢写我的母亲。我不敢写的原因一是担心我笨拙的笔写不好我的母亲，二则我的母亲常被人称作“矮子”和“憨”，这是属于我作为儿子的最私密的想念，我不大想写出来。

但，我还是想要写我的母亲，算是送给她生日的礼物。不然她的年岁越大，我就越不敢动笔了。

我们那儿把母亲不叫“妈妈”，这是我后来上小学时才知道的称呼；也不叫“娘”，那不是我们当地的口语。我们管母亲叫“姆妈”，从小时候我会说话起，到现在我三十多岁，我总是这样叫她——“姆妈”，多些亲切，多份尊敬。

姆妈的个子不高，大约只有一米五吧。她先后生养了我们兄弟三人，我是老大，老二比我小两岁，小弟比我小七岁。据说在我之前也怀过一个女孩的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生时却夭折了。对此，我奶奶责骂过她。奶奶能说会道，姆妈却沉默少言。奶奶常常会为了点小事将姆妈训斥得哑口无言，这也许是封建社会在我家留下的陋习吧。等到我出生了，奶奶才



对姆妈好一点，因为奶奶有了她的孙儿了。但是在料理婴儿时的我时，姆妈肯定没有经验，也因此遭到了奶奶更厉害的责骂。奶奶担心她照看不好她的孙儿，就亲自来照管了。这样，虽然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姆妈却不能照管，可以想象，那时她的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每每这时，我的父亲是不会站在姆妈这边而绝对会站在奶奶那边的，因为父亲是奶奶四十岁了才生养的唯一儿子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的姆妈会是多么无助呀。不久奶奶去世了，姆妈依然先后带大了我们三兄弟。但以后的言行中，渐渐长大的我们从没有发现姆妈对奶奶的不满和抱怨。这些事父亲也从没有对我们说，是村里年纪大的奶奶说给我们听的。

我和大弟能满地跑的时候，听见人们对我们常说的话就是“你的矮子妈”“你的憨姆妈”。要是大人说，我们兄弟总会怒目以对；要是小孩说的话，我们兄弟就会上去一顿厮打，不管是输是赢。那时还没有分产到户，一到农忙，每人都有扯秧插秧的任务。分了任务，就得自己去完成。我们家就姆妈一个女劳力。这样，人家扯秧或插秧快一点，就会把留下的任务越留越多。本来就慢的姆妈这下更慢了，因为有不少的“任务”是那些不讲人情的人留下的。常常，她深夜回来，幼小的我们看她的胳膊和腿上时，到处都是蚊子、蚂蟥咬成的伤口。可是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父亲读过一点书，那时开始在村里做民办教师。学校事情多，他大多时候在学校。这样忙完农活后的姆妈回家后还得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、看孩子。后来包产到户，我们也渐渐大了，有时能下地做简单的农活，有时也能做些家务，姆妈这时才轻松一点。

姆妈不识字，可是她居然做了一件让我们几个儿子都佩服的事。父亲因为和人家闹纠纷，打断了人家的胳膊，先是躲避到了云南，五十岁的姆妈随后也跟了去，说要去照顾多病的父亲。我真不知道目不识丁的姆妈



是怎样找到云南思茅去的。最后父亲还是进了派出所，得赔7000元钱才放人。有人劝姆妈别再去管了，但是姆妈说她肯定要管，和我们商量后，她又东奔西走，凑足了钱，父亲这才回到家。也许从这时起，父亲才真正地
对姆妈好起来。这时候，姆妈五十二岁。

姆妈矮，童年时我们兄弟总想着长得超过她，等到我们兄弟真超过她时，她的脸上这才现出了笑容。她曾对人说，儿子矮了呀，难找媳妇的。童年时的我们贪玩，有时也不大情愿去帮姆妈做家务的。记得有好几次，她扎篱笆要个帮手，找到了贪玩的我们，央求我们回去帮她。谁知我们撒腿就跑。她也就跟了上来，但怎么也抓不到我们，我们哈哈大笑起来，她也大笑起来。现在想来，觉得有点自责，但却是我们母子间最美好的回忆。懂事之后，我们从来都觉得她是那么高大。去别人家里借风车水车，姆妈总是抬重的那头，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力气已经比她大多了。我读师范时回家，家里水缸没水，我想去挑，她却不让，说家里来客了，还让你挑吗？后来从田里挑谷回家，我试过，却总挑不起来，但谁想，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姆妈居然挑动了一百多斤的担子。这就是矮小的姆妈的伟大力量。

姆妈憨。这话是那些本来就憨的人说我姆妈的。我们兄弟三人从来不觉得她憨。姆妈憨，她给我们做的布鞋一双又一双，样式不大好看，但温暖耐穿。那时的年月，还讲什么好看？姆妈憨，每天做饭时会多放一点米，有时会多出不少的剩饭，这不是让她的儿子们吃得更饱吗？姆妈憨，她炒菜时会多放点盐，菜就咸了，在那菜少人多的日子，不咸点会够吃吗？姆妈憨，她时常吃冷饭，这不又节约了油盐柴火吗？姆妈憨，一个最大的西瓜留着不吃，放在床下却烂掉了，可你是否知道，等到周末时她的儿子们就会回来了呀；姆妈憨，管我们做事不认真叫“敷衍塞责”，可这个成语我在读中学时才弄懂它的读音



和意义。姆妈愁，竟然会给我们讲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，当然，只是讲给她的儿子们听的……

姆妈的三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立业了。我的条件比两个弟弟要好，曾说让她跟我们一起住，她连连摆手说：“住不惯你们的鸽子笼呀，我在乡下多好！”我的姆妈，如今还在乡下过着她的生活，仍然用瘦小的身躯挑着水、挑着稻，挑着她自己的生活。

美丽的凝望

每天，我立在窗口远眺，远眺的不是远处的风景。那些红的花、绿的草、高高的楼房，我早已经看得厌了。我远眺着，凝望着，等着我放学归来的小女儿。

凝望着，是一种享受。长久地伫立着，是纷繁生活中难得的一刻幸福。

二十多年前，同样的凝望与幸福的故事在一个村子里上演。那时我在十多里外初中学校寄宿，一般每周回家一次。于是，每周六的晚饭是一定等着我的，虽然那不大的餐桌上并没有特别丰盛的菜肴。饭熟了，暖暖地放在锅里。桌上的菜，嘴馋的小弟冷不防地用手偷上一爪，讨来母亲轻轻的责怪：“等等你哥吧，就回来了的。”这样，我每周末放学归来时，就成了最甜蜜地享受。远远地看见村头的几个小黑点，肯定是我的母亲、小弟，还有家里名叫“招财”的狗。父亲是不出来的，他得坐守大本营。我走近了，小弟开始欢呼“哥回来了”，“招财”的尾巴摆得更欢，围着



我转个不休。母亲倒平静了，接过我手中的衣物，说声“回来啦”，就往家里走。

吃过晚饭，母亲就会拿出些前几日藏起来的食物给我（当然是之前分给小弟一半了的）。有一次，母亲抱出个大大的西瓜，小弟说：“藏了五天了，妈说等哥回家了吃哩。”切开西瓜，红瓤早已成了黑色，原来已经变质了。母亲懊恼不已，直忙着责怪自己不细心……第二天星期天下午我得返校，母亲便早早地做了晚饭。吃了晚饭，母亲把我送到村口，凝望着我越走越远。我走远了，回头仍然看见村口的黑点，我知道，那一定是我的母亲。那时，我的泪也就禁不住地涌了出来。

在母亲的凝望中，我越走越远，从中学走进大学，从大学融进了社会。常常，我就会想起这幅凝望的画面，它让幸福在我的心间驻留。

凝望，真的不是爱情的专利！它不是“轮台东门送君去……雪上空留马行处”的伤感，不是“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惆怅，不是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的痛苦。这凝望，是一幅传世已久的画卷，美丽至极；这凝望，是一个灵魂中最深的秘密，刻骨铭心；这凝望，是一种长了翅膀的幸福，在你我心田翱翔！

我们，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，最终又静静地离去。这一生，不是爱我们的人凝望着我们，就是我们凝望着我们爱着的人……

咣当——女儿开门进来。我幸福地拥过女儿，我知道女儿也幸福着。猛然，我觉得有双慈祥的眼睛在凝望着我们，那是母亲的双眼！

——这时候，我想着要回去看一看我在乡下的母亲了！

